思軒文集

思軒文集卷之四

序

辰陽志序

先王之世詔觀事則有志道方志則有史後世因之而輿地之書作矣其總列區內者如州箴土訓郡國書括地象其特著一方者如黃圖風土記耆舊傳交廣春秋之類其命名雖殊要其歸大抵皆志類也辰爲郡古未有志宋隆興初郡守徐彭年始命教授田渭撰風土記六卷　國朝永樂天順間　朝廷凡兩命禮官下郡采圖志時爲守者第粗爲輯錄以塞責而已至是貴陽易

君天爵来知府事訪求故實則近製已逸而舊記亦散失久矣乃於政事之暇旁搜博采自隋唐以来山經水志坤元録寰宇記諸書所載凡有涉于兹郡者悉取之而尤咨之故老考之傳信舉真黜謬俾就編簡其立例則一以大明一統誌為準然猶慮有缺略也又屬訓導崑山沈瓚考證之蓋辰之山川土壤物産風俗才賢宦蹟至是始無遺矣乃以一編寓予且求為序夫辰州古蠻荆之地黔中武陵秦漢雖郡縣之列之版圖然其地險絶人性獷悍曠千百年寂無善化故為守者常病其難雖吏事且有不舉况簡策乎雖然豈誠其民之過哉

昔者虞舜遜位固有以天下讓而避地于斯者矣嬴氏慘烈焚坑鼓禍固有挈先王載籍而隱學于斯者矣則其地固善也禹治九州而包茅入貢宋均為守興學校在列郡先則其民固易化也重以我朝

列聖深仁厚澤涵育既久故不煩武溪之歌銅柱之銘而其民已革心向化以興起於文教與中州齒然則于斯時也觀民問俗考圖立志以遠紹禹貢周職方之後此固守郡者之責也吾知斯志之行而人之觀之有以考見乎成敗之跡盛衰之運且因之以發感今懷古之歎所謂丹青衆言憑几肆目者豈徒有感於宗少文而

已哉

送陳行之歸錫山序

常之無錫多清風高節之士其平居相與處惟道義相規詞翰相尚若夫簪紱之華滅繈之富未嘗一役志其間也是故能窮約自足樂隱處而無事乎遊先數年惟秦景美稍出遊金陵今年夏陳行之繼之皆未久即去金陵士大夫始見景美今復見行之爭相延譽謂錫山有兩隱君子以幸其皆來而惜其遄返不能無私憾焉於其去也相率作詩送之以首簡屬予吾常自季子肸于延陵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矧錫故吳墟而尤仰泰

伯之遺烈者乎故士之持廉讓而甘遯逸者世未嘗乏人然求之于今固宜無止于兩君子也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苟徒即其遊以槩所見聞吾恐繼行之而來者或未已也雖然士果以遊為尚乎古人之善遊者莫如司馬氏方其少年自負時足跡未始一日休其平生所歷皆於文發之是則縱於遊者正欲以昌於詞也文詞果士之可貴者乎此吾鄉之士所以樂隱處而無事乎遊間亦一遊如景羨如行之雖當明盛之時佳麗之地而卒不暇窮探極討以式遄其歸則其遊也亦豈為景物役乎行之以恬淡自守雖窮而在下其志無弗樂

者府居之旁治小圃名窮樂園園之中結亭名風翰亭
徜之既有以自適而又有景義諸君以相與裨益之以
昌於詞以富於道義然則行之亦何待於遊亦烏可以
遊爲縣見其平生也行之之兄進之爲冬官副郎予既
以斯言質之以爲然行之歸更質之鄉之諸君其亦以
予言爲然否乎

送謝同知考績序

成化丙戌冬河東謝君時芳以太學生解褐同知常州
府事每自計曰庭桂山右一介士也其始也試于鄉濫
膺首薦今茲銓次吏部又叨居上第授秩五品佐政于

里蓋養之于學校之中而收之于權衡之下登之于俊造之列而付之以民社之寄

上之所以待庭桂者厚矣使非殫材力畢智慮持廉秉公以致理宣化豈徒有負於作養亦將何以答知遇哉於是入則貳政出則行縣勞勤早夜不懈于位者于茲三年矣庚寅夏四月將去之京師以質厥成行有日予往見時芳而告之曰君知

上所以進之於始其亦知所以要之於終者乎夫以君之賢而兼之蘊畜之素敏於才以勇於有為信於道以急於有濟施之有政宜若無難能者雖然堯舜三載考

績孔子三年有成葢以為政可行也化必積久而後洽功可施也效必積久而後見所謂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君嘗聞諸魯人之謡乎𪏮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𪏮裘投之無郵在孔子猶不殄厥愠而子弟之誨田疇之殖鄭人更以是頌子産然則君之所以質成於上者果能無戾於沓沓乎苟能之會將有歌頌之聲之溢於遠道者矣

忠孝堂詩序

處為郡在括蒼萬山中山川秀靈鍾而爲人而異才出焉若前刑部尚書薛公希璉其一也公在 先朝以鴻才大略致位六卿其最後董師征閩尤著勞伐蓋閩寇既殄其支黨有遁為隣境患者處之宣平搶攘特甚
朝廷憂之興兵致討供需調發民用困敝時公冢子秉元侍母家居以保障自任亟走軍門獻計且發粟資饋餉蒙矢石挺身行陣閒冠平帥上其功賜冠帶授鴻臚序班久之尚書公歿秉元諸弟皆相繼出仕而其母夫人亦老秉元嘗迎至京邸尋又乞身奉母東歸備極孝養暇日即家塾課諸子讀書又即家廟西旁鑿池引泉

蓄魚其間以供祀事搢紳士與秉元遊者爲揭奉母之堂曰忠孝教子之所爲雲山書舍池上有亭以觀魚扁焉且貽以詩義盛德而揚清芬秉元旣輯録之將鐫諸石以屬予序予竊念先君子與尚書公交最厚公之出殿淮南也嘗渡江訪先君于仕隱之居予時執弟子禮以侍公終日比予遊宦兩京又獲納交其子以修世好則秉元之詩予何可無一言其間哉雖然予嘗觀諸古人之詩矣師干之試言忠也不遑將母言孝也式穀似之言教子也潜有多魚言祀先也吾知諸君子所以貽秉元者其旨亦在是也秉元盍加勉焉使是詩與古諸

作並傳則尚書公之風節與諸昆弟之才望將與括蒼諸山爭高于寓内矣。

送張助教致仕序

宗德張君吳人也舉鄉薦歷州縣校官滿九年遷國子助教又六年以老乞歸休致當是時君年未滿七十以老成之才居師資之地正士心所屬而輿論攸歸也於是交游士留之同官搢紳留之六館諸生又留之皆不可則相與出餞于龍江之滸予鄉人也又為序以道其行曰古人之論仕有所謂不可加一日老者若簿書期會之勞翹關超乘之勇之類蓋老則衰矣若夫優游文

翰之司尊崇道德之任所謂惟患其不能老者以其愈老而愈足尚也此諸君子所謂未喻於君而勉留之者此也雖然君之去豈誠無所見哉安義命也保終吉也世之人歷歷仕途者衆矣而謂其能安於義命者幾人哉耽戀名位而不知止足者有足戒也酣豢富貴而無所紀極者有足懼也曠官則足羞怙寵則足畏凡此皆君之所見而人之所昧焉者也决性命之情蹈危辱之機而謂其能保晚節末路者又幾人哉此君所以必去而不可留也予請因君而槩論人之出處君使以禮而盡忠職分無遺力無債事其大者以身之去就繫國之

安危仕必如是而未可以言去若夫致身班行旅進旅
退其甚者尸位而苟禄焉又甚而黷貨利喪名檢焉其
去有不容已者然則如宗德者豈誠可去而不可留哉

送洗馬楊君試士還　朝詩序

成化辛卯之秋
上命司經局洗馬四明楊君維新試士于南京君至以
八月丙午鎖院操文柄與諸同事四三君者秉公持明
以甄别士類比撤棘則句再浹矣録其才之良與其文
之純者皆裒然蔚然貴出一時而君之賢聲亦播揚于
時蓋非徒得者稱之而失者亦無議焉君還朝有日交

遊士既舉酒相屬又為詩贈之謂予宜序予聞之求材木者必之乎鄧林求良馬者必之乎冀北之野盖鄧林多美材冀北之馬名天下茍舍是他求求之或非其人吾見美者遺而散者獲駿者斥而駑者售故必有匠石而後有明堂清廟之材有伯樂而後有過都歴國之良賢才之生在畿甸猶木之鄧林馬之冀北也有天下者不求賢則已求之宜莫先乎此而操所以求之之具宜莫有過於文學侍從之臣此

上所以命君而賓興之科所由設也夫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鑑誠陳不可欺以妍媸是科誠設而士之美惡

舉不能逃於衡鑑之下君固妙於才以昌於文者也此軼材異等之所以必録曲學詭正之所以必去而士論之歸物議之息是誠不可無言以為君頌也金石舂容珠璣粹美苟在編者皆奇贈也而予輙以秉韋先之予畿內士也於君有同年之好故尤喜聞所樂道之非僭也

贈解元濮用昭序

天下事有遠相符而巧相值者此在術家者流謂之數自吾儒者論之則理有必然者也曩在成化初元吾郡士來試京闈者百餘人比撤棘中選者數人而為魁者

三人郡校陸簡肅伯以詩擢第一宜興李震時亨以書
登第二武進蔣容廷儀以禮居第五時謂郡中人才為
極盛前無與為匹後莫有繼之者也去是七年為辛卯
秋更再設科吾郡士應賓興而來比得儁而歸其多寡
之目大率與乙酉相等而濮晉用昭卜同從大卞諲寅
之三人者之為魁又與之脗合蓋用昭出郡校從大出
宜興寅之出武進邑學其第則一而二二而五其所通
經術則詩而書書而禮噫何其相符之遠而相值之巧
若此哉說者曰數使之然也郡東有井名劒井自宋以
來其中白氣起亘天則賢才出蓋白氣者文暎秀異所

鍾景泰辛未予忝及第之前一歲氣嘗見去年庚寅復見焉此文明之象也又曰郡嘗有鸛雀来巢于譙樓之顛雖危而不傾則是歲有登高科者傾則否鸛鶴類仙鳥也善高舉古嘗以名樓漢時銜三鱣集楊伯起講堂以兆升三台歲乙酉来巢戊子巢傾今復来此飛騰之象也人才盛斯二者先之以為之兆謂非數使之然哉予曰不然是亦有理焉數不外乎理邵子嘗言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是數也理不過如此用昭自幼有才名篤志苦學屢遊場屋而屢見困而其志不折謂不取魁名不已今年茂矣學勤而才益充與

廣伯等從大差少邑中品評謂氣識不在時亨下寅之年又少與廷儀遊講三禮互有發明其聯登並捷不特三人者之自期而人亦以是期之然則其所以與前三人出處先後次第不差毫末亦理所必至也夫惟知其理足恃而數不可奪誠務學矣則雖井不氣鸖不巢人才盛而登高科者猶有可冀於後也不然吾見其徒泥於是而已用昭歸幸以語吾黨之士曰古有之焚舟而克手劒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其毋泥

慶建平伯高公七十序

南京前軍都督府掌府事建平伯高公以洪武三十五

年壬午生今年成化辛卯壽躋七十與公聯爵土備寮
寀者駙馬都尉趙公成山伯王公應城伯孫公輩請文
慶之公先世咸陽人大父士文為燕山護衛百户從
太宗皇帝靖難有功陞都督僉事既而征交南凱還適
潑李闌之變力戰而亡贈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
國建平伯父福嗣之賜誥券食禄一千三百石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公嗣封焉正統間嘗統左掖兵兼
掌府事于前軍移左軍未幾有南京之命蓋其閱歷久
而庇賴多宜其侈然自恣優游娛嬉以待老也然公之
心尚歉不自滿蓋思積累之難而知保守之不易也夫

為之先者被堅執銳折衝于行陣之間以為國立功幸而功成而見録焉疏爵以封之以傳之子孫申河山之誓俾與國咸休也然為之子若孫者或委靡不振或縱逸無度或怙寵専恣或圉衆厲下或傲賢慢士皆足以致愆尤而取覆墜噫若人者曾何有見於公哉予嘗逆計公生之歲正

文皇入正大統之五閲月當是時天下晏然民物康阜方且修復

高廟政令與民更始而公生其時適際其盛然則涵濡於深仁厚澤之中以翊賛乎重熈累洽之運安享名位

茂膺壽祉是誠千載一時之嘉會矧公能篤念先烈而思爲保守之計也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不忘懿戒箴儆于國謂無以老耄舍我公年雖老而未耄而求言輔德之心猶懇懇不已其將來所得尚可以數計哉

送陳僉憲赴江西序

東吳陳粹之以儒業發身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擢南京大理左寺副今年辛卯陞江西按察僉事蓋粹之筮仕于今纔六稔已歷臺寺要職謂非其才識過人顧何能致超拜之速若此哉此兩寺諸君所以榮之而願有贈也予於粹之鄉人也所以榮之而願贈者視諸君尤甚

故敢借為之說我　國家考古建官有持刑之司有執憲之臣其在廷者則刑部都察院分任之而凡訊讞之從違糾繩之得失使刑不失其平而法無戾於正者則屬之大理此粹之始授職也其在方岳者則按察獨任之而凡獄犴之具風紀之振其大者質成而小者專斷他無所取決此粹之之令所任也夫以內而臺省之所錄而外總之於一司近而卿大夫率屬之所治而遠責之於長貳三數人而欲其公平以鞫庶獄明慎以雪寃滯利用哀矜以不失為一方生人之司命亦難矣予聞之古有其說矣書不云乎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此先王之法也史不云乎刑嚴文刻奇請他比見知故縱廢格沮誹此後世之弊也用刑者師其法而無襲其弊斯可也雖然是猶理其末也先王置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者正欲其臨之以敬教之以務僊之以行誨之以忠開之以義行之以禮奉之以仁守之以信以深探其本使民之不犯也如是而謂之能官以荐

寵恩而躋雄秩庶幾無愧也粹之以英年得美官於始授職其行之已效則於今所任者其成績可知而予猶為是說者贈言之義也粹之其尚懋之哉

粹之其尚懋之哉

送都憲羅公致仕歸豫章序

成化八年春　朝廷以江防事命都憲羅公兼綜之夏四月　璽書至南京而公謝事之章已上矣蓋其詞極懇切

上覽章默然亟收成命報以俞音公於是即日解印綬理舟楫浮江而西公字應韶豫章人登正統乙丑進士第任雲南道御史累陞浙江湖廣副使按察使久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召還留臺出入中外幾三十年今年纔五十有六蓋其入仕早故閱歷最多其持法公故　春遇特厚公之去南京士大夫咸高之謂其勇退

急流與溺不知止者何相去遠甚予曰不然人各有志也范蜀公辭位時年未六十元祐初哲宗復用之而公固辭是時文潞公以衰年應召宿德老成朝野倚重前史謂蜀公得君子之道潞公有大臣之風未嘗以優劣論也公亦何嘗自以為高而謂人不已若哉夫盈則虧滿則覆知足則不辱知止則不殆早退則可以全晚節進以禮退以義則可以安命分而保廉恥此古人定論而今士大夫之永鑒此則公之志也於戲老鳳池邊飢烏久噤冥鴻天外斥鷃低徊予愧未能從公于邁而姑誦是以為別亦因以為世慨云

贈丁典籍考續序

國朝于翰林國子皆設官以司簡策曰典籍蓋翰林秘府圖書之所藏國子育天下英才經史子集萃焉其卷帙之多籤軸之富雖古稱蘭臺天祿石渠不是過也蘭臺自御史大夫之下有中丞在殿中掌圖籍漢既建藏書之府遂設官典守唐士知名如薛稷馬懷素沈佺期其文才如良金美玉亦分典四庫書則典籍官雖庫其所司者

祖宗之寶訓先王之格言賢人君子之微辭奧論夫豈役役焉獘精神于簿書案牘閒者可同日語哉京口丁

誠彥真由太學生授南京國子典籍蓋自天順壬午至今已九載秩滿且去矣予與丁君相從之日淺未知其心亦嘗有樂於是官否也夫士有與君同時被選者其大者或去為郡倅次之為州長貳又次之為縣令膺受命之寵承宣風之寄其意氣欣動謂功名可立就視富貴如囊中物直可探取有不睨君為散秩而不顧為者幾希矣今幾何時其治行卓異以漸至高位者十無一二最無善稱殿無過舉循常襲故以幸滿去者十無四五而遭譴逐者多矣又幸而不遭譴逐則亦奔走偵候日不暇給而丁君乃褒衣博帶遨遊于橋門壁水之間

與諸同官三數人談仁義論道德于于而行衎衎而居雍容揖遜而不知有功利之可趍然彼方計晷刻以遵約束商功利於毫釐分寸以自效自丁君視之又將鄙其爲敝與汚渫而不屑爲矣古人嘗謂州縣之職爲徒勞廣文博士爲儒者之榮遇其殆信然乎

知菴集序

文章與時高下海宇混一三光五岳之氣完而文始振三代尚矣繼之者曰漢唐宋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宋有歐蘇王曾諸名家雖生有先後學有純駁然皆能以博大深淳之氣發而爲汪洋閎肆之文以奮起一時力追

古先故曰吾文宋矣不唐若乎唐矣不兩漢若乎漢矣
不三代若乎舍是而他求焉有不風靡于時以雜于戰
國流蕩于晉魏齊梁分裂于五季者鮮矣我
皇明統一天下崇文教于干戈甫戢之日故氣運既隆
而大音復全自洪武永樂至于今其間以文章擅聲者
自臺閣侍從而下累累有之若今都御史羅公其一也
公自領鄉書上戍均登甲科列官臺憲遷秩外藩入為
中丞涉歷仕途三十餘年未嘗一日不學亦未嘗一日
不為文發其所蘊以應人之求即其所得以言己之志
其篇什富矣公既彙而成帙頃者謝事將歸以首簡屬

予竊惟文章法律固兩途事也自中智以還往往有得于此而遺于彼者公自結髮登朝其所任者皆法律事似亦無暇於為文矣然公方勤勤懇懇景慕聲馳以遠追前聞與之頡頏蓋不闖其堂奧不止然則如公者雖生當文盛之日謂非其立志之高哉公之文雄傑老成議論純正其詩渾厚沉著不事刻琢而從容于法度之内斯又類其為人蓋公在當時卿大夫中最號雅度故其見于詞者如此公今年五十有六其才氣未衰且其邦號多文士公歸而與之遊躡西山之白雲泛南浦之綠波形諸詠謌引宮協徵以鋪張太平此又盛世人文

之望也公名麓字叔和一字應韶南昌人既得請又自號知菴故以名其集云

送王景明守黄州序

刑部郎中上海王景明之出守黄州說者謂黄劇郡銓衡慎之需有治劇才者以屬景明蓋將取其明以燭奸伏利其剛以鉏强暴資其能以植廢墜用其廉以澄汙濁非特銓衡者屬君雖交游士亦以是策君子獨以為未然黄古髙安郡也髙安之俗淳質厚善載之圖志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其民寡求而不爭尊德樂道獨異于他邦此蘇長公語也其風氣和平獄訟稀少旴廡富

厚彬彬喜學有鄒魯之遺風此秦少游諸君之論也之數君者宋名賢也宋距今幾何胡為其俗一變而至於澆漓其民一變而至於險陋喜爭健訟敗俗梗化其甚者持官府短長事武斷為鄉里患苦為之守者往往矯柔以為剛易寬以為猛以嚴刻馭下而其民亦以悍厲事上上下相成莫之或返雖世變使然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也然則景明將何以處之景明儒者也前在秋臺以仁恤著稱其治刑且然也况治民乎吾知景明一切毀去繩責無事鉤距仁漸義摩以禮樂敎化為務使民翕然慕嚮之雖挽回三代之風可也况去今未遠之

哉此予所望於景明者在復古也吾知景明於到郡之暇清淨晝一日以無事然後從賓客僚友以出遊東坡登雪堂上竹樓以慨想昔賢之遺風以發而成詠景明無惜為予傳焉以驗予所以知君者何如

贈都督李公序

予友荆州太守趙士英以書來請曰荆州古江陵郡重鎮也地連襄漢民雜夷獠太守以善道之使學校興田野闢吾之職可能也至於流移之民之轉徙他境寇賊奸宄之徒之嘯聚山谷而安輯之攘除之此大帥之任非吾之所能也　朝廷嘗以是為憂簡命都督李公出

鎮焉公沉毅有謀讀孫吳書知兵而雅好儒術遇文士必禮下之傾蓋出肺腑語終日或雅歌投壺或横槊賦詩驩如也故公自分閫于今十許年荊湖南北數十城皆賴其捍禦爲之守者皆資之以理雖以譾之譾淺而吾郡之民怗然而俗熈然皆公之所惠也迺者

上録其功進左都督顧假君一言爲賀予惟文武士不相下久矣小則訾毁之大則擠排之不遺餘力而其下遂至於紛爭鬨奪有不可勝言之患矣殊不知古人寓兵於民民賴兵以衛兵資民以給其實相須而未甞相病今而都督公之待士以禮荊州之感公以德豈徒

君子之自為哉其有益於兵民者多矣予嘗讀烝民之詩而有以知宣王中興任賢使能故仲山甫有行而尹吉甫作詩送之所以期待於山甫者甚至然則公之信任於
上與士之屬望於公夫豈有異是哉其必兼古人文武之才法先王仁義之師以是報國以是答士林之望斯庶幾矣烏乎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不腆之言豈徒有愧於公抑亦有愧於荊州也

賀通政叅議邉君秩滿序

南京通政司叅議邉君克振獻績入朝給 誥命進階

奉政大夫交游士榮之遅其還將為燕賀光祿少卿呂
君雯寺丞沈君懋給事中鄒君騏以屬予言克振以景
泰癸酉舉鄉闈成化改元擢河南道御史明年奉
璽書巡視南畿馬政先是監牧之職廢仰蕃息于編氓
責租賦于牧地其為弊滋甚克振所至剔其蠹而疏其
利自是馬無乏用又明年八月奉　璽書督戰遼東是
時師律亦久廢克振協贊總兵出建州勦叛冦明紀律
信賞罰自是軍聲大振虜人不敢東向而牧馬凱還遂
陞今職克振既來南京日與其僚四三君聯署省文牒
當是時　國家承平四方章疏既達　宸庭而南京公

務遂簡方已而入晝午而退于于徐徐不必殫心勞力而已綽乎有餘裕矣昔魯人以思無邪頌僖公牧馬之盛尹吉甫以文武全才賛宣王成中興之功克振之服勞于時以頌美于

上固其所已試然則由出納王命以至於式是百辟則將来功烈之纘戎祖考又豈不遠邁于仲山甫哉克振河間任丘人其尊甫嘗官郎署致仕克振之往而還也其必有所受教矣區區謏聞不足為之贈也

送屠志學序

今之士有去為蜀郡縣者其始去也或以戚其既至也

或以喜何也怵於外以私便其身圖也蓋蜀道險遠去京師其多者萬里由關陝陸行歷棧道探巖排崎阪阻百出舟行自湖湘入峽則驚湍下瀨涖涖至不可形狀然而蜀地饒沃多奇材異產其民淳朴知禮遜而簡於訴訟夫既驅之使就役斂之使致貢尤誅求焉至賂遺充羨彼咸以為分毋敢肆怨懟焉故司牧者往往相安於無事此士所以戚於其始行而樂於其既至者亦常情所同也使非其中有主而不為利害所動則舍安流而即長途奪所宜處而納之惡地雖古人猶有不釋然者而獨于今寔咎哉此吾所以有取於志學也志學與

予别久矣比者以太學生釋褐判嘉定州道出金陵過
予成均之署與之語竟日恒諄諄焉以民生休戚吏治
得失為念所謂私便其身圖以怵於其外者無一語及
之吁可謂賢矣夫嘉定蜀大州也蜀之州以十數皆隷
郡其直隷藩司者惟嘉定五州其五州者皆涖邑其所
涖至八邑者惟嘉定一州夫邑次于州者也既兼治其
衆州次于郡者也而與之抗衡此其地可謂大矣地大
者政煩則守一人未足以當之而必有待於倅貳之賢
也是宜志學之語及於斯而遑䘏乎他也志學且行予
與其姻地官郎中沈時易餞之視其裝蕭然復語之曰

玉僧孺有云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行矣吾尚遲君于歸來云

贈張永福序

吳楚之俗尚巫有疾者多不之醫而之巫吉凶禍福惟巫之言為聽雖阽於危不悟也京師四方之人雜處也醫巫常兼用之巫之言雖無稽而愚者信之篤醫之術雖有傳而賢者任之不專故收效常不在醫而在巫有能知巫不足信以專任乎醫者而醫或術淺而才疎或恃伎藏義而惟利之圖則沉痼者蔑以求安寒窶者無敢望療懷金帛以從事於醫孰若載牢醴以奔走于巫

之易於耶辨與有可覬幸故雖知任醫或不免轉而信於巫矣於戲於斯而有能任醫而不惑如徐景容為醫而深於術優於才輕於貨利以篤厚於仁義如張永福巫雖神亦安所肆其妄哉永福應天上元人自其祖景山父玉軒以來以治濕名醫者三世矣其術業之精宅心之良亦世守一道故京師之人有濕疾者多往求治治之而愈多不責報戶外之屨常滿而跡於巫者寡焉往歲秋景容之子廷和遘濕疾跗腫腹脹氣膹鬱殆不起矣有以巫來告者景容皆謝却之徧擇諸醫得永福以為良乃專任之永福為製湯液投之數劑而廷和之

疾良已景容家故多貲且懷金帛爲厚報永福亦謝却之以必得儒君子一言爲幸徐之友有沈昻者以景容之意来告以請予言予讓久不作乃者其姻唐士宏又以請焉乃爲之言曰愛其子而不惑於俗巫不付於庸醫必求深於其道者以卒收其效傳其術於父祖以克世其家濟於人而不利乎已景容固賢矣如永福者可不謂尤賢矣乎而况永福之必欲徼寵於吾儒之言景容之必欲乞言於予其意皆可嘉也故爲序以授之

贈臧克榮序

金陵臧克榮氏供里役既满三月與之游者趙成韋謁

子請贈克榮吾常名家子曾大父子成洪武初徙京師隷上元縣籍縣在都下分四十有四坊坊百家選財雄者十人為之長執役於公番休之以十稔為率稽其勤惰與其作業之興衰而去留之盖勤於趨事者或資不足以取給厚於儲偫者或才不足以任使故未有久於其役歷數十年無更置者臧氏長一坊自子成迨克榮傳四世幾百年矣其承家無廢業在公無廢事此子成裕後之謀與其子若孫承先之孝有足徵也不然衣纓之胄或降而為輿臺富美之資或隳而為貧窶顧何所恃以能久而不變哉此諸交游之所欲為贈者意其在

此然于竊有告焉今之里役猶古族師鄰長之類非徒事上亦以帥下以時登校其夫家比其衆寡趨其耕耨行其秩次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求今之時有能為是者乎月吉則屬民讀灋書其孝友睦婣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求今之時亦有能為是者乎苟未能之克榮宜加勉焉使一里之中強弱不相凌衆寡不相殘禮讓相先而患難相恤熙然泰和以挽回淳古之俗則幾矣烏乎雖以是求之有司可也求之掌邦教者可也求之

天子之宰輔亦可也克榮奚貴焉

思軒文集卷之四

思軒文集卷之五

序

增註胡曾詩序

詠史之作起自魏晉其大指謂覽觀前史詠歌其行事得失或者假之以憤切時事遭時未利託以自諭以興夫感令懷古之思者亦與焉曹子建哀三良本諸黃鳥之詩其持論甚正下此則盧諶之覽古謝瞻之頌子房顔延年五君詠文選皆取以備詠史一體而王仲宣左太冲張景陽鮑明遠諸人又直以名篇齊梁以降代有作者要之皆不如晉宋之盛唐咸通中邵陽胡曾爲漢

南從事嘗作詠史百五十篇其詩自開闢以迄於隋凡世道升降人事變更治亂興亡之迹之載在史傳者皆取而詠之篇各一題皆即其地以名其遺辭立意雖不必方駕鮑謝然而旁搜遠摭亦足以囊括區宇馳騁古今非若一人數篇而已也南京守備成國朱公雅愛是詩政理之暇取而閱之每惜其舊註過略間以屬之毘陵士人朱昱俾為增註而少加論斷又命畫士為圖裝潢成冊予偶過公出以示予求序惟公之心豈徒泥於詞章與圖畫者哉蓋以為古人遺跡散在天下傳之史策未易檢閱尤未易窮覽苟即是詩求之參之註以考

見其人之行事又即圖以觀其山川地里之所在雖其人已去之千百載而憤激悼歎如躬履其時與之相即蓋不出户而可以坐閱形勝于數千萬里之遠吁亦一快也雖然詩格尚雅而厭凡俗不貴該洽而貴精嚴故自三百篇以来獨杜子美凌跨百代以其述綱常繫風教而又善陳時事世號詩史蓋不特取之陳編以資詠歎而已公既閲是詩更取子美夔州以後詩觀之不獨可見其詞藻如畫至於愛君憂國之心亦因以感會焉予既序此編而尤及於杜者所謂寶玉大弓宜為公户聽閒獻也

送王東臯分題詩序

王東臯荆溪之隱者也超名景升其字其為人讀書樂道以行誼稱鄉里鄉之人即其隱居處為名稱東臯亦取諸靖節歸去來辭中語也吾常四邑獨荆溪山水最勝而東臯尤勝溪自五湖西來川迴而野迥其北皆平疇沃壤南望蔚然多崇岡茂林東臯之居蓋面山抱溪可樵可漁可畊食鑿飲以至於抉恠搜奇可遊目而騁情者宜無有不足者也故當其適意于泉石之間忘情于樽酒之中舉杯獨酌陶然就醉或擊節而歌或拊缶而呼自顧天壤間無樂足以當之豈復知有所謂軒冕

之榮都邑之盛乎此予所知於東皐若如此謂可無事於出遊也東皐乃以今年二月來遊南都主于其鄉沈郎中時易之第既徧觀京國接識名士大夫復買舟渡江尋滁陽瑯琊諸山而縱覽焉未幾言歸士大夫作詩送之以馬孝常所取荆南十景為題予惟人情倦覿于其所已覩而喜得于其所聞見荆南其舊隱也而即以為詩無乃非其欲乎神皐京輦果何如東皐聲名文物果何如樵漁畊稼至於龍蟠虎踞之雄偉又何如石亭陽羨之幽閴予試一問之而東皐行矣遂書以為之序

送御醫蔣君詩序

吾常蔣氏世業醫盖自李文之祖以純深明其道以惠
利邦人至其父敬可以謹厚承之益廣其施人德其父
子者謂其後必昌李文猶逮侍厥祖繼得其傳於父其
才識明敏尤足以發其所秘出而用世故雖在里居其
名已薦聞于 朝天順中召入內庭供事之暇遨遊于
公卿之間李文心醇而志勤言典而行確其學能邃於
古其治疾能通於今而耻於言利故一時與居同事者
雖各以其術鳴然道行于時聲稱于人卒莫有如李文
者成化初授太醫院御醫居久之援例乞歸省墓既而
赴 闕以嘗受知於冢宰崔公取道謁焉公因命屬僚

作詩謂予李文鄉人屬為之序李文之来過予話舊予
因竊知
上所以寵畀之者不徒有拜官之命予告之榮且嘗憫
其勞為除其尺籍此其恩尤莫大焉夫恩之大者感之
深此李文所以益殫心力思捐軀以徇也予聞之古人
論用醫者謂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理達不可任非廉
潔淳良不可信此
上所以有取於李文而寵畀之也雖然予竊有感焉
上之用人以寵畀於其臣者其恩抑尤有大於斯者也
為之臣者果皆仁愛可倚託聰明理達廉潔淳良可信

任乎果皆克殫心力思捐軀以徇乎予去朝久不能究知季文歸而遇有斯人焉或否焉幸以予斯言告之必期於無負可也

賀侍御戴君受　勑命序

南京河南道御史戴君廷節先任山西道時其尊甫已殁母柳氏在堂　朝廷嘗給勑命贈其父封其母而廷節亦進文林郎一階　命下之日鄉人宦遊者請文賀之予未及為而其母又殁寢焉至是廷節復來館下兆胡巽夏霖其姻也復申前請予惟
君恩之於臣猶雨露之於物沛然之施無間榮瘁而物

有遂不遂者其本異也懋賞勸功
王言誕敷褒嘉愍恤存歿一典然為之臣者夫豈人人能被是恩哉要之蓄於其先者有自達於其後者有繼本深末茂而後可以承斯寵如浮梁戴氏者是也戴氏之仕前朝者姑弗論洪武中有號東山以文學孝弟徵不起者廷節之曾大父也世父蒙菴累官廣東左布政使諸父西澗教授嘉興恒菴嵊縣教諭從兄弟之顯者廷美吏部郎中廷振兵部郎中廷獻大理評事廷光府同知廷琢監察御史任學博者二人遊庠校者二人以至羣從子姓服詩書之業紹衣纓之緒者尤詵詵接跡

以起噫何戴氏之多賢也夫賢而仕者固足多尚仕而能茂著聲績其遠者又弗論自吏部以下又皆能持廉秉公以揚休邁烈於時　朝廷亦時加寵錫如大父琴趣翁最先贈陝西叅議厥後亦累累有之譬之於植物焉其炳重離之輝煜星漢之華含雲烟之潤以出色林巒者雖與物皆春然必鄧林而後為榮且盛也當是時廷節既兩任留臺廷珎又贊學畿內伯仲聯班以持憲度植風聲然則

上之所以寵錫與鄉人之所以頌美者容有既耶

北觀詩序

西蜀李君立之由翰林侍讀陞南京太常少卿滿三載循例入　朝既而還任蓋自成化壬辰八月舟發龍江往返兩都之間纔畢數旬於凡身之所歷目之所接心之所懷皆發於詩稡而錄之得二百餘首噫何其言之富也立之間以示予屬為之序予惟人之賦性有敏鈍故其立言有難易處世有順逆故其成音有和戾一自然之理也王公貴人神閒意舒出言成章和平鬯達自非窮愁蹙縮山林羈旅者可比然而奇搜苦思鍛鍊刻琢終日不能成一語以視夫倚馬橫槊投壺擊鉢下筆數千言立就者亦有間矣立之天性英敏器宇澄潤被

服儒素雋味道腴自其少時固已纘言為文捷出倫輩暨擢甲科入官詞苑日與文人騷客講談切劘賡歌酬應益昌於詞以坦夷曠達之襟懷發而為沖澹典雅之制作以播之搢紳傳之方內宜其甚多而無難也雖然

立之忠孝人也故其詩於感

上之恩思親之心特為致詳至於朋友之交兄弟之義所以厚倫而敦本惜睽離而慶合并者尤屢言之不足鄉豈徒絕山川之勝行遊之樂以取適于情寄妍于物而已哉昔蘇穎濱序太常李少卿簡夫之詩謂其曠然閒放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又謂其師樂天而晚

年尤工立之之詩亦猶是也顧予學識膚陋非頳濵之
匹序言之託寧無有愧於立之哉

送助教趙居致仕序

吾鄉先達以道德文章師矩後進隱然名動一時自永
樂宣德以来叔琰趙先生其一也先生自州縣校官為
國子司業卒官春坊諭德抗顏為師者四十年士經指
授者多養成德器擢高科登顯官于時其從子佑字以
助亦由鄉校升監學在先生舘下盖自居家庭以至来
舘下雖不為陰厚之教然而詩禮之傳立身行已之訓
得之耳濡目染者亦已多矣久之以助亦起家校官為

國子助教三載書最當給　勑命以助曰勑命
王言也吾豈不榮顧吾衰且病豈宜冒昧以苟祿利哉
於是投簪引年浩然歸興蓋是時以助年六十有六未
當致仕其筋力尚强又未為疾所困惟日與博士諸君
相游從才俊章逢相講談蓋充然其有餘裕也顧乃汲
汲乎惟恐鰥厥官怠厥事以勇於求退抑何存心謙厚
若此哉顧予非才叨竊過分衰年多疾熟圖歸計而竟
為以助先之於其行抑豈無悵然于懷者哉以助歸而
會諸宗姻如山西按察使叔成保寧貳守以孝鄭州守
永年鄭城佐以修皆齒壯氣銳有志功業者也無煩語

此獨以修以孝之父叔潤老人在以助為諸父行其為人恬暢介特有隱者高風且素與予厚善以助往從之遊于林亭泉石之間其為我致聲肯少分餘席以伺我歸來乎故於六館諸君之請贈也既序以道其行而遂及予私

送陳僉事赴廣東序

南京福建道御史陳君昭字育明陞僉廣東按察司事將之任其僚郭用常諸君謂育明予考會試時所取士也願有贈廣東古百粵地江嶺之南山水險惡民生其間習性獷悍易擾難治故仕于茲者非殫心竭才德懷

而威懾之率蜂屯蟻聚其患至不可爬梳先是數年夷獠鼓禍黨仇椎剽民無聊生亦相挺為盜于時兩廣諸郡完者無幾邊臣闒帥控制無法拊循無政

上軫念焉命將出師而總帥之以臺憲分任之以藩臬

神謀所及如燭斯照天戈所麾如朽斯拉曾無幾何而

海邦輯寧幅員數千里遺黎數萬姓莫不去危即安以

自歸於大造之中嗣是而為之牧者所宜勞心撫字休養生息不宜貪殘暴厲以重困之也此

上所為惓惓焉擇人以任糾察之司也此育明所以有是命也育明江右豐城人由甲申進士擢任留臺者五

年其治獄無寃執憲不撓最為士大夫所稱而其聲最著者為辛卯監試時同事者莆田陳君廷輔已先去為廣東僉事今育明繼之吾見異時稱嶺海有二憲陳君者其雄名偉烈不徒見推於士大夫而民且頌之矣育明行與廷輔合并晤語之暇幸以斯言告之交修而共勉焉可也

使西倡和詩序

使西倡和詩者南京大理評事黃君輯其奉使上郡時所作暨諸搢紳賡詠之什也君以成化己丑擢進士第後二年辛卯延綏守臣請於 朝頒給戍卒寒衣

上以命君往給衣時邊庭有警孤山榆林諸城堡久未撤守人以是恐君君賦詩自壯得七言律一首此其倡也自出京以達綏州抵榆林畢事還朝凡所經歷河山之險固城郭之壯麗風俗之勁悍與夫耳目所接雜然有觸於中而形於言皆自和韻既而交游之士名能詩者又和之君既稡以成帙題曰使西倡和明年壬辰遂有南来之命當是時　朝廷休明民重犯法獄犴清簡君退食自公優游夷愉以為享今日之逸者足以償往日之勞

上之賜厚矣感而有作亦和前韻附之卷末聞来請序

予觀之竊有感焉空天下以事夷狄奪耒耜而授干盾自古有道之世不能無邊患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兵食之弊亦古人所深慮也君始至榆林適虜酋有偽號開王者帥衆千人詣轅門納欵比歸過石州居民百數纍纍跽馬首以轉輸不擾爲有生慶幸噫誠一時之盛事也覩一時之盛事嗣千載之徽音此君之詩不容於不作以繼之采薇出車之後也君名韶字允成世居餘姚之古路號古路黃氏蓋舊族也君發身科第既以禮經魁多士至是又以詩鳴于時詩禮之傳殆本之家學歟

送劉司訓考績序

安成劉子學先生之分教吾邑也其鄉人張司業振烈劉庶子紹和彭侍讀彥實咸與予道其賢曰子學前南雄守劉公之子劉公敦行守道君子也其仕而施之官才簡爲而行有守士大夫皆知之其處而刑於家言有法而動有則非吾鄉人則不能知也子學受過庭之訓成嗣世之賢故始教武昌其士類多所造就今舉而教武進武進之士之服詩書而佩道德者殆詵詵起矣傳不云乎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予雖未識子學然慨念劉公之行而參之以三君子之言其爲賢

從可知矣未幾予南來與于學會遂親覿其所以爲教蓋率之以身施之以誠隨其禀賦之高下而成之以才其明者固昭晰矣而昏者無擿埴而索塗焉其强者固精進矣而柔者無呰窳以偷生焉其樂善也所謂金錫美刑范正剖刑而莫耶已其道不善也所謂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而祝之則肖矣吾邑之士安其學信其道以日幾於有成視諸前蓋倍蓰焉他日偕計而升筮仕于時砥礪名節如刀玉焉礱而錯諸使人稱劉先生弟子則天下之人將必有望下風而仰餘輝者亦豈必盡識于學如予之親薰而炙之者哉于學滿九載將入朝

邑士李讓謝鏞輩相率過予請贈予故道予所欲言以贈于學亦庸以為三君子報云

贈助教曾君謝事歸縈詩序

國子助教泰和曾君名習舉明經自分教崑山固始兩學暨陞學錄于南監皆滿九載以至今官又滿三載一時同官于斯者惟君最先而齒最長其施以教人亦最有條貫如君者蓋良師模士所資以造就者也雖久於其職可也而君乃以疾辭去豈徒士無所矜式雖同官亦且亡麗澤之益於是作詩送之以求予為序始君之膺薦而起也其仲兄翼已發觧鄉闈與教淮南伯兄輩

已取進士甲科歷官郎署自是出任方岳入貳司寇登
庸法理之司而二仲繼之遨遊文翰之府蓋三鳳聯飛
者三十餘年淮南以教有師法為學者推重司寇以佐
平邦憲為
上所倚任是皆未可以言去又不但君之宜久於其職
也乃者司寇上章引年既得請淮南聞之即相繼謝事
而君聞之亦即日称疾不視事且期以茲夏會金陵共
載而歸噫斥鷃不貫天地而禁望以足猶之可也至如
鳴陽之鳥希世之瑞乃亦倦飛思還翩然戢翼在公兄
弟固自得矣其如時歟望何哉昔韓獻肅兄弟友愛同

時為真相近輔者三人又皆眉壽獻肅之將歸許也時兩弟亦皆七十同時請老縉紳榮之夫一家同氣同躋貴顯同臻壽考而又同辭祿秩此前古所聞見也乃今於公兄弟見之千載之後輝映史冊又不徒一時之榮而已也雖然士大夫委身受質貴知止貴知足不然殆且辱及之矣此予所以有嘅於夜行不休而有取於勇退急流者故書此以為送助教曾君謝事歸榮詩序

晝簾緒論序

晝簾緒論宋括蒼守胡太初所著嘗持行之以治七邑者也論凡十五篇合萬有餘言自盡己臨民以至審勢

利遠嫌疑為邑之道大率略備誠有民社者所宜佩服
而不忘也由宋以来此論久不傳吾常貳守謝君庭桂
近自京師得摹本以歸適進士何鑑来令宜興請刻焉
蓋治民之職令最難其下與民相狎而上統承于郡于
藩憲于省部狎斯玩統承斯廢格不行加以豪胥黠吏
夤緣其間投間隙以撓之譴訶汙衊百責攸萃使令非
仁明脩正敏辨而果斷而尤濟之以博雅行之以忠信
欲望其成治功以追古賢哲是誠有難能者也此論凡
人情所繫事機所伏民隱吏慝之所在蒐獵無遺蓋與
縣務綱目作邑自箴諸書相表裏太初之名不見于史

傳其守格政績亦無考然即是觀之亦可槩見其為人矣元祐中呂惠卿留守北京作縣法一書說者謂雖古今事殊而大體不能越惠卿小人之雄於才者其撰述雖富然以法令居首教化居末可知其為俗吏其有愧於太初多矣今之為邑者果能究心於是書玩索而推行之牛刀製錦之賢雖未可遽及其於理劇邑如山陰晝日垂簾門階閒寂蓋恢恢乎遊刃有餘地矣

慶曹廷顯壽七十詩序

太學生曹瀾致其父憲副廷章之命請予文為其世父廷顯壽瀾之請至再且曰諸搢紳詩具矣世父誕降之

辰且届期頎先生毋辭廷章于同年友與其弟中書廷端皆辱交最厚而瀾又在予館下予視廷顯猶兄也文可辭乎廷顯號梅軒向容人世家三茅山麓說者謂茆峯之靈鍾而為人而曹氏當之故其族多材美如先尚書子宜暨憲副昆弟是也至於廷顯志獨尚隱蓋脫畧貴富以寤寐考槃其渾然天性之真又未必非山川深淳之氣所萃也廷顯為人朴茂涉獵書記喜於作事而不修邊幅勤於治生而不務乾沒故其材雖飽壘其殖業雖充羨而不為時所知衆所忌廷顯遂得以優游林下詠歌太平而又有子克家克篤孝養以樂其心而佚

其老蓋非徒無勞其形摇其精而已也廷顯始生之年為永樂甲申今年癸巳壽登七十而筋力愈强神爽愈清其將來所至殆未可以數計則安期廣成之流恐亦不難於追匹也雖然此特神仙怪幻之説亦若廷顯之族自有真神仙中人者若先尚書公壽七十有八公之兄子璟壽八十有五子寧壽九十有五其先考贈尚書均昻亦九十有一廷顯之年且侵尋及之一門三世咸躋大耋霜顏雪髮後先相望由是觀之則山川鬱積神氣之所感抑豈徒見於材羙而不尤介之壽祺也哉古稱善頌者如詩泮水閟宫天保之類諸作已詳之矣予

第推本其所以致壽者序之

送太守龍君序

太守龍君遵敘自歙移常閱三載政成為圻內最甲午三月歙取嘉績歸報

天子用荅倚注蓋是時天下郡縣多被菑山東特甚江東亦荐經旱澇然頻歲猶中熟民無阻饑公無負逋生產作業與餓莩流移之類相視如隔世豈徒天心幸惠一方亦由我

皇上為民宅牧俾撫字有方捍禦有策而民有攸賴也龍君之來以成化庚寅自是歷壬辰癸巳兩歲大水下

田墊溺比秋亢旱上田且槁吳越之甾初無異於齊魯君周行拊循問民疾苦興利除害不伺終日卒之無虞以克有濟此君之治狀炤灼固不待今日始成然考成必於三載之後者遵　明制也予嘗考君之治常其施之以寬仁文之以儒雅而無事苛刻不汩沒於吏事者大抵皆法古人古人如彭思永楊萬里皆常之賢守君之邦人也思永自潮移常仁厚廉恕時稱循良萬里亦移自守漳在郡以文學政理著稱治最當時卒登華要今君吉水名族起家進士歷官御史兩典大郡出處政績大率略同吾以是策君之奏課入　朝蹈榮名而躋

顯貴者諒亦無不同也君戒行常士在南京者自應天少尹白君而下咸作詩送之予不揣僭序首簡・

送河東守蔣德夫序

成化甲午秋吾常蔣德夫由進士擢守蒲州將之任予適自南都入　朝與之胥晤于滄州守孟大器所大器蒲人與予有雅於是相得歡甚舉酒屬客道離合之懷酒闌且別謂予宜製一言為德夫贈曰以先生之賢邦人為吾邦牧守之良宜皆不能忘情也德夫賦性警敏讀書業文成化乙酉以三禮登鄉闈第五人壬辰禮闈復以第五人中選賜對

宸廷觀政刑曹才名奕奕起搢紳間屬時　朝廷重守令之選領方州典大邑者多取自進士科故德夫遂有是命夫以其夙成之學取兩魁於克捷素負之才承一麾以出守其於奉法作則居儉履素以成治功而敷教化德夫且優為之予何言哉雖然大器之請不可以虛辱也予嘗考之往史蒲州古河東治所即漢文帝所謂吾股肱郡召季布者布雖賢任俠非德夫之匹也唐裴寬守河東入境輙兩陸象先徙蒲州刺史有惠政吏民懷之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爾第澄本源何憂不簡寬舉拔萃象先亦出制科高第舉德夫而儕之

裴陸夫豈非其倫乎抑不特此也唐滄州守薛大鼎者亦蒲人在郡嘗浚長蘆無棣諸渠以泄汙潦通舟楫商賈流行民無水患當時歌之以大器而擬之大鼎又正其類然則大器之所以贈德夫與德夫之所以處大器者奚容舍是而他求哉吾見他日功名事業交相成而遠相望不徒超出於今人抑且方駕於古人在二君自勉何如爾

梅月軒詩集序

詩言志也心有所之必形而為言言之深淳而粹美者為文而詩其類也人各有志故其言不同德人之言如

至才人之言如金逸士高流其言如水晶雲母心聲所發本之自然然就其中論之光惟奪目者何如從革不遷鏘然鏗然又奚若清越以長之爲愈詩不貴綺麗而貴洗著貴典則此前輩定論而亦鷄林賈人定價也吾婣朱梅月氏性好吟詠自其少時已習爲之不苦思不宿構有感于中即形于言筆占口諷皆成篇什聲律諧和情神融暢固冲然其有餘韻也宣德間嘗侍其父竹泉翁北遊登二楊先生之門天順中李文達公薦於朝召入内庭授以禄秩其閱歷既多見聞益廣其詩亦深有造詣擺脫浮靡以歸乎實洗濯鮮穠以復雅淡使

知音者讀之未有不以為德人之言也是何也梅月孝
義人也嘗刲股和藥以已母疾發粟賑饑以副
上命至於敦族姻之好念朋友之交其平生發於詩者
皆其德所呈露若夫嘲風弄月以流連光景殊非其志
尚也梅月詩舊多逸藁今歸老于家其子世寧世昌探
之囊中得古律歌行總若干首將鋟梓以傳謂予忝姻
求徵為序予聞之梅月之始學詩于庭也竹泉翁戒以
學杜曰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惟少陵一裁以正亦
昌慎所習比得杜集于東里先生所既梓行之復舉以
授梅月俾朝夕諷詠以深求其忠君愛國之心然則梅

月之詩之知本於德是誠無忝於家教哉梅月字維吉江陰文林里人官通政使司知事致仕梅月其別號也故以名其集云

贈福州太守唐君赴任序

唐君珣字廷貴松之華亭人由進士知四川之合州幾九載遷南京刑部副郎陞正郎又五載而陞福州太守蓋福州大郡在會府下其政務冗劇視他郡實倍蓰焉故擇守必舉能治劇必求諸已試而後授之此唐君所以有是命也予聞君之為合州也適巴蜀盜起民苦剽掠君為築城拒守自是合始無盜憂州東北江水衝激

壞民廬舍君築堤禦之堅完可以持久合於是又無水
患遇歲不登君察民高貲行勸分之令賑贍之合之民
又可免轉徙之虞以至於興利去弊抑强扶弱修廢舉
墜皆極力為之無少顧忌而君之政化行矣時都御史
陳公泰殿蜀以嚴刻馭下獨愛重君且舉以為重慶郡
守未果而君遂歷秋曹以存有今擢蓋跡其已試之效
以策其方來之績也況福之為郡君子尚文小人畏法
逢兵不亂逢饑不荒圖志所稱其風土與合固異蓋忘
寇盜之警而遂生養之樂釋墊溺之恐而安畊鑿之利
免凶荒之患而賴儲積之備去偷陋之邦而居豐厚之

地遠嚚訟之風而即禮讓之俗絶壓突之里胥而役奔走之屬吏然則郡雖劇雖密迩會府在君處之豈不易易而無難也哉方岳之陟台輔之召君何患不至吾見郡不足以淹君矣君戒行其僚友王功偉文汝霖諸君謂予雅知君屬序此贈焉

重刊吳氏家規序

都憲繁昌吳公輿璧嘗作家規以訓子姓既自引其端梓行湖湘閒矣沔陽州同知餘姚邵性又慮其傳之未廣翻刻之迩以公務来京師請序盖鮮克由禮古人所戒弗念厥紹君子不與使非為父祖者致意於斯言為

之教動為之則事為之防諄諄焉誨諭之禁遏之未有不反道悖德以辱先喪名者此吳公所以有是作也嘗觀古人如顏氏家訓之明白切要遺範不遠講而習之賢哲可跂厥後又有續顏氏家訓者大抵皆即其舊而附益之當時說者已謂可以無作而吳公又作之何也蓋世道日降民俗日趨於偽先王禮典有行於古而不行於今驕淫縱恣之習有今人為之而古人不屑為者愛之深慮之周訓之嚴而言之不患其為複此其旨也吳公起家進士累官御史大理丞都察院僉都御史嘗持節鉞殿西陲輯淮甸巡撫湖湘今進副都御史復移

鎮兩廣所至糾繩吏治敷求民隱流移占復奸回屏跡盖不徒專尚法制而亦務德化不徒禁之於已然而亦防之於未然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噫觀公所行如此又豈徒致意於一家之規而已哉

送楊僉事序

大司馬三原王公之巡撫南圻嘗請于朝祈得郎署之明刑者一人以參理庶務

上以命大司寇江浦張公慎簡乃僚以畀之於是莆田黃瑩淳安吳倬三山陳寓皆以員外郎在選未幾皆相繼遷去天台楊澤商霖代之曾無幾何商霖又薦陞廣

東僉憲且去矣秋曹諸君子相率請言為贈商霖以成化壬辰登進士第授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內艱服除改貴州司陞江西司員外郎凡更踐三司決獄亡慮數十百人而人無冤稱士有廉平之譽此司寇公所為深器重之而舉以備選也然而圻甸之間稱大郡者以十數租挈之夥訟牒之繁其多以億萬計其所受檄釐務審度委積在覈實而已鞫讞庶獄在求得其情而已蓋不施鉗鈦以鍛鍊為能不設鉤距以發擿為明此司馬公所為尤倚任之而資之以輔益也惟其見重於司寇見任於司馬如此夫何惟其遷拜之速之論薦於天官

卿佐者哉不然則自　命下以来始終猶未周四稔而郎署之選巳五易每易皆不滿數月抑豈偶然之故哉夫以商霖之所施於刑曹所施於圻甸者而施之廣臯所謂探物囊中駕輕車就熟路宜若易易而無難者雖然謹始者不必慮終篤近者不必舉遠商霖去是宜益加勉焉毋怠於忽微毋傷於刻深毋使流言之起於無稽而功業之毀於垂成他日與四三君子並駕齊驅于方岳之間廟堂之上抑豈徒無忝於

上命而不亦無負於諸公之選任者哉

送潯守李君赴任序

潯州太守李君守齋賢吾常武進人自少負才氣有學術天順己卯中應天府鄉試庚辰登進士第擢南京户部主事外艱服闋改兵部車駕歷員外郎郎中往歲秋督運材木赴京師比還有潯守之命蓋吏部以潯為劇郡難其守而以屬君此遴選也士或有為君難者謂兩廣比年弗靖 朝廷既命將出師草薙而禽獮之矣然餘孽猶存時有竊發而潯其衝也太守非具文武才非識時達變審寛猛之宜操德威之權而欲求致理之易吾未見其可也予竊以為未然昔虞詡為朝歌也時朝歌多盜或謂詡儒者當謀謨廟堂弭盜非其所長詡笑

曰志不易求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張忠定知益州日四郊多壘須公至攘除之公曰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民始忍以父母妻子仰賴之身而棄之盜賊夫島夷荒服其民性雖異寧獨非人類耶吾能拊之以恩信示之以法禁彼方感悔不暇尚何有負固不服者惟在吾身任其難而不委之於無可柰何則事方迎刃而解恢恢乎有餘地矣此予所知於君者蓋無往而不可也君戒行予偕諸鄉宦往餞之酌之酒而告之曰齊賢平素所學與搢紳所屬望當道

所薦聞而
上之所用果以是為難乎抑猶有難於此者乎君何以
處茲難易之間君徐答曰姑置是先生名能文詞能為
我無靳一言吾將有盛山之作當伺我六經禁中矣予
曰唯唯遂序此送之

慶卞母許孺人壽七十序

予姻清逸處士卞公之配孺人許氏今年七十其諸子
讚訓謹讓私竊慶幸謂母氏康寧室家豐裕吾之力既
足以為養而吾親之精力又足以享有斯養若此者豈
人所能為哉蓋本乎天所畀與吾母積善所致也誠知

夫天所畀與吾母積善所致而不知所以迓承之吾之心爲不若是恝也訓來京師以斯言告予且請予文將歸而圖其所謂迓承之者予復之曰古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又云爲善者天報之以福信乎予之親之獲福於天皆積善以承之也夫天之降福於人者厚矣而著於經壽與富其先也人之善積於躬者衆矣而見於傳仁與義其大也仁不與壽期而壽自至義不與富期而富自至此理之必然也予嘗求孺人於爲婦爲母之道其以孝事舅姑以慈訓子姪以惠撫媵侍者仁也相夫子以順待宗姻以恩處妯娌以和者義也春秋雖高而

篤行於仁義者無替於少時族屬雖盛而亟稱其仁義者無間於戚疏是宜上天鑒之而錫之以福也尓諸子欲逕承之其亦勉於仁義而已仁非徒事親也自事親以至於待人接物一念非仁無存也義非徒從兄也自從兄以至於處世應變一事非義無為也自惻隱之發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自羞惡之發充滿其無受尓汝之實則仁義不可勝用以之事親以之享天親之心安有不樂而天之錫福亦焉有窮已哉不然聲音足以養其耳采色足以養其目肥甘輕煖足以養其口體而親或有不懌者矣如天之降鑒何哉予辱於卞氏有連非

燕遊一朝之好也故於訓之請既頌禱之而復進一言
以為規

思軒文集卷之五